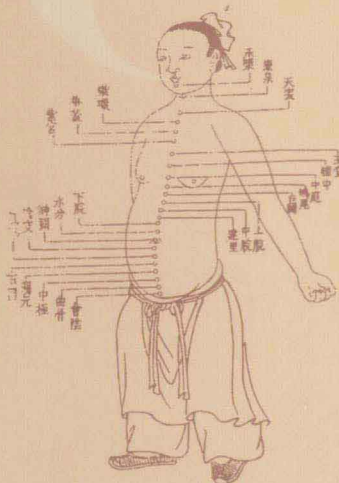


中國方技史

任脈經諸穴之圖



上海人民出版社



選評賢器

時時擬准常教玉

樹氣圖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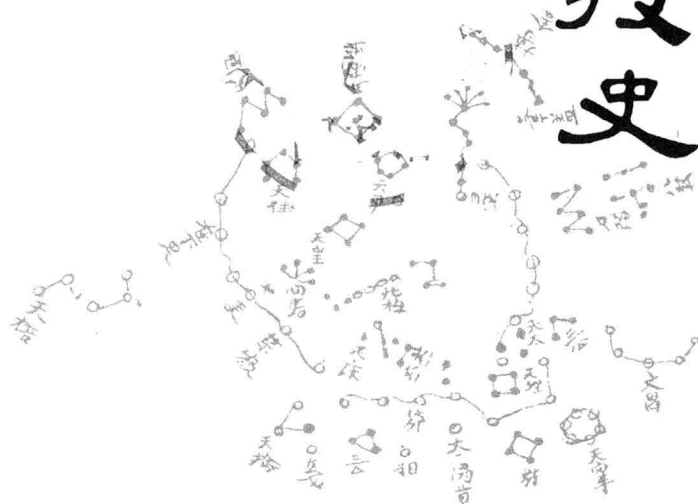
日日栽培不使食

花精版

不是玄門消息還

赵洪联 著

中國方技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方技史/赵洪联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ISBN 978-7-208-11372-5

I. ①中… II. ①赵… III. ①科学技术—技术史—中国—古代 IV. ①N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6145 号

责任编辑 周 珍

封面设计 王小阳

中国方技史

赵洪联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41 插页 3 字数 677,000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1372-5/B·971

定价 90.00 元

前 言

一九九一年,我在复旦大学旁听了许道勋教授的《中国经学史》课程。课程结束后,许老师承接了国家八五规划中“古代方技与科学文化”这一课题,邀我合作研究,我贸然答应了下来。我们的初步设想是,只研究古代方技中的医药和养生理论,如:方技起源与医药学;神仙家与医药学;古代养生学之发展。我们作了分工,许老师负责撰写先秦、隋唐部分,我写秦汉、南北朝部分,宋以后内容先放一放。不幸的是,许老师随即生病,最后竟未能动笔,这一研究也就搁置了下来。自那以后,我对方技史陆续研究了十几年,本书的完成,也算了却了许先生的一个未遂遗愿。

“方技”是什么?这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本书通过对正史“方技传”的研究,来探索“方技”的涵义。方技的涵义仍有狭义、广义之别。狭义的方技,《汉志·方技略》指“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广义的方技,陈寿《三国志·方技传》载“华佗之医诊,杜夔之声乐,朱建平之相术,周宣之相梦,管辂之术筮”,《三国志·方技传》的范围,包括了《汉志》的《术数略》、《方技略》二大部分,含“医、律、相、筮”是也。陈寿之后,历朝正史大多撰立了“方技传”。《后汉书》作《方术列传》,《晋书》作《艺术列传》,无论选择什么专名,方技人物的列传都是广义的方技。本书取名《中国方技史》,也是在广义上使用方技一词的。

我对方技范围的分类,参考了《四库全书》的分类方法,将方技分为天文类、术数类、医药类;又因为道教、佛教的经典中,包含了天文、术数、医药的内容,因此本书将围绕天文、术数、医药三方面内容,而分天文、术数、医药、道教方技、佛教方技五个专题。面对这五个专题,我都可说是一个门外汉,本书只是作了尝试性的研究。

我对方技史的分期,分为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四个时期。理由是:春秋战国时期,方技初见《墨子》一书;秦汉三国时期,《史记》、《汉志》、《三国志》相继确立了方技的涵义;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晋书》的“艺术”,《七录》的“术伎”,《魏书》的“术艺”,均是方技的不同异名;五代宋辽金元明清时期,各朝正史的“方技列传”,最终沉淀在方技一词上。根据方技一词的变化分期,也只是为使全

书更加简明而已。

《中国方技史》，据我所知，国内还无此类专著；因此，本书的写作，还是以收集资料为主。本书写作的目的：一、对中国古代方技史作一初步的探索，方技史的进一步研究还有待后人；二、欲为后人研究这一专题，提供一些资料上的帮助，对方技史资料上的进一步发掘，也还有待后人。可以说，本书写作的这二个目的，都还没有达到。本书的写作，体现了一种方法，即历史的研究，还是要立足于史料上。本书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只是在研究“古代方技与科学文化”时，探索了方技的一些基本概念。在如今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古代文化不可废除已成普遍共识。我们不能认为，只需要科学技术，传统文化无用；同样，我们也不能认为，只需要哲学史、经济史，方技史、术数史无用。因此，本书作者认为，对中国古代方技（包括术数），仍有研究的必要。

我们祖先创立了这样几件工具：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八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五行，水火木金土；如果读者熟记了干支、八卦、五行，对阅读本书可能方便一些。建议读者先看本书的第一章、第六章、第十二章、第十八章，读完这四章，对中国方技史的脉络已了然于胸，然后再去读相关的章节。对阅读本书的读者，作者还有三条忠告：一、本书涉及了一些中医著作，读者读后不能去为别人看病；二、本书涉及了一些相术著作，读者读后不可去为别人算命；三、本书涉及了一些道教、佛教的密术，读者读后不要去相信模仿，没有用的。切记，切记。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经济思想史专家、博士生导师叶世昌先生的帮助，他提出了诸多宝贵的建议，使我少走了许多弯路。当然，本书的文责，由作者个人负责。叶世昌先生审阅了本书的初稿，指出了书中存在的多处错误，二稿中已一一修正。苏宁等人帮我将文稿输入电脑，其他多位友人对我的写作有过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感谢。

在目前市场经济背景下，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必将为推动历史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起到一个推动的作用。

二〇〇七年元月初稿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稿

二〇一〇年九月三稿

目 录

春秋战国篇

第一章	术数、方技溯源	3
第一节	《墨子》的“术数”、“方技”	3
第二节	巫祝的祭祀	11
第三节	巫卜的卜筮	16
第四节	巫医和良医	21
第二章	阴阳、八卦和五行	26
第一节	《周易》阴阳论	26
第二节	八卦象数说	31
第三节	《洪范》五行	37
第四节	五行的造说	40
第三章	早期“术祝者”	47
第一节	史苏占筮	47
第二节	卜偃星验	51
第三节	梓慎望气	53
第四节	苌弘执数	56
第四章	术数之说	59
第一节	《五藏山经》的鸟兽“见”	59
第二节	天文律历说	67
第三节	九州分野说	74
第四节	《吕氏春秋》的四时说	78

第五节 《五星占》和《天文气象杂占》	84
第六节 商代历法的二个問題	89
第五章 方技之书	99
第一节 《素问》的“法于阴阳,和于术数”	99
第二节 《灵枢》的“九宫八风”占	104
第三节 《五十二病方》的祝由方	112
第四节 《十问》的“接阴之道”	119

秦汉三国篇

第六章 方技的确立	127
第一节 《史记》复出“方伎所长”	127
第二节 《汉书》确立的《术数略》、《方技略》	131
第三节 《后汉书》所立的《方术列传》	139
第四节 《三国志·方技传》的合立	145
第七章 律历、天文、五行“三志”的著纪	150
第一节 《史记》“三书”	150
第二节 《汉书》的“三志”	157
第三节 《后汉书》的“三志”	164
第四节 《三国志》律历、占候、浑天史料	173
第八章 《易》之变占法	178
第一节 刘安的《淮南子·天文训》	178
第二节 京房的《易传》	186
第三节 扬雄的《太玄经》	190
第四节 《易纬》的“八卦用事”	197
第五节 虞翻的《易注》	203

第九章 医经和经方	208
第一节 《难经》的“五行更相平”	208
第二节 《神农本草经》分药“三品”	213
第三节 张仲景“为百病立法”	218
第四节 王叔和的《脉经》	223
第十章 早期道教与道教经典	230
第一节 方仙道的方士即方技之士	230
第二节 汉代的巫蛊道	234
第三节 《太平经》的道教医学	238
第四节 《周易参同契》的内、外丹说	245
第十一章 早期传入的佛教	253
第一节 《四十二章经》传入的早期佛道	253
第二节 安世高传入的《道地经》和《大安般守意经》	258
第三节 《佛医经》和《摩登伽经》	263

两晋南北朝隋唐篇

第十二章 方技的异名	275
第一节 《晋书》以“艺术”作方技的异名	275
第二节 《七录》以“术伎”作方技的异名	280
第三节 《魏书》以“术艺”作方技的异名	283
第四节 北齐为“方伎”，北周为“艺术”	287
第五节 《隋书》的《艺术列传》	293
第六节 《旧唐书》的《方伎列传》	296
第十三章 “三志”的变化	303
第一节 《晋书》“三志”的天体新说	303
第二节 《宋书》“三志”以续《汉志》	307

第三节	《南齐书》作天文、五行“二志”	312
第四节	《魏书》“三志”的变化	314
第五节	《五代史志》中的“三志”	317
第六节	新旧《唐书》“三志”的比较	322
第十四章	阴阳术数	329
第一节	《宅经》的阴阳义理	329
第二节	《葬书》的风水说	336
第三节	萧吉的《五行大义》	342
第四节	赵蕤长于相术	349
第五节	王希明的“岁月日時”说	353
第六节	李虚中的《命书》	358
第十五章	医家和医著	363
第一节	皇甫谧的《甲乙经》	363
第二节	陈延之的《小品方》	368
第三节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的“论”和“法”	373
第四节	孙思邈《千金翼方》的《禁经》	377
第五节	王冰的《素问》“运气七篇”	382
第十六章	道教方技	389
第一节	魏华存的“黄庭”之说	389
第二节	葛洪的金丹之说	394
第三节	陶弘景的“养性”术	399
第四节	司马承祯的“修真之道”	404
第五节	钟离全、吕岩的内丹学说	409
第十七章	佛教方技	415
第一节	帛尸梨蜜多罗传入的《大灌顶经》	415
第二节	佛经中的“医方明”	420

第三节 鸠摩罗什的《禅秘要法经》	430
第四节 金刚智的“印”	437
第五节 那连提耶舍传入的《日藏分》、《月藏分》	442
第六节 不空传入的《宿曜经》	445

五代宋辽金元明清篇

第十八章 方技的沉淀	453
第一节 《旧五代史》方技史料汇补	453
第二节 《宋史·方技列传》“皆以巫医为宗”	458
第三节 辽、金、元史的《方技(伎)列传》	463
第四节 《明史》的《方伎列传》	469
第五节 《清史稿》方技的终结	473
第十九章 “三志”的延续	480
第一节 《新五代史》的《司天考》	480
第二节 《宋史》的“大三志”	484
第三节 辽、金、元的“三志”	489
第四节 《明史》“三志”始载西学	496
第五节 《清史稿》的新“三志”	500
第二十章 《易》之“图”、“数”说	506
第一节 周敦颐的《太极图》	506
第二节 邵雍的“元会运世”	511
第三节 司马光的《潜虚》“八图”	517
第四节 张行成《易通变》的“先天图”	524
第五节 焦循《易图略》的“五图”	530
第二十一章 术数之流	540
第一节 徐子平的“四柱法”	540

第二节 《遁甲符应经》的遁甲术	547
第三节 《六壬大全》的六壬术	552
第四节 张尔岐的《风角书》	557
第五节 李光地的《星历考原》	560
第六节 陈士元的《梦占逸旨》	566
 第二十二章 方家之论	 575
第一节 庞安时的《伤寒总病论》	575
第二节 杜清碧的《敖氏伤寒金镜录》	579
第三节 张三锡的《四诊法》	585
第四节 张太素的《太素脉秘诀》	591
第五节 周学海的《读医随笔》	598
 第二十三章 道教功法	 604
第一节 张伯端的“下手工夫”	604
第二节 丘处机的“三成之法”	607
第三节 李道纯的“渐法三乘”	612
第四节 张三丰的“浅近”功夫	615
 第二十四章 佛教密法	 619
第一节 法贤传入的三部大乘密经	619
第二节 施护传入的几部陀罗尼经密法	624
第三节 法护传入的二部大乘密经	627
第四节 无垢光的“大圆满”次第修法	631
第五节 白莲花的“大手印瑜伽”密法	636
第六节 珀玛迦尔波的《明行道六成就法》	640
 结束语	 645

春秋战国篇

本篇提要：

本篇含五章。

术数和方技是两个不同的名词。术数或曰数术、方术，方技或曰伎艺、方术，这两个名词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简单点说，方技包涵了术数，术数不包括方技，是这两个名词的差异特征。本书从探索这两个名词的起源展开。

我们在第一章《术数、方技溯源》，探索了《墨子》中术数、方技的涵义、对象和范围，并由此进一步探索了巫祝的祭祀、巫卜的卜筮、巫医和良医的一般状况。

阴阳和五行，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史的两个特有名词，也是中国古代术数、方技的两个基本名词。在第二章《阴阳、八卦和五行》中，我们探索了阴阳、八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探索了五行的原本学说和五行的造说。

《墨子》所谓“巫医卜”、“巫祝吏”之类人物，先秦或称之为“术祝者”，在第三章中，我们研究了几位春秋时期的“术祝者”。

我们在第四章中，研究了术数者的鸟兽见而灾异现之说，研究了术数者的日月五星、九州分野、四时月令说，并对商代历法的二个问題作了初步的研究。

我们在第五章中，研究了方技史上两部最早的医经——《素问》和《灵枢》，我们仅仅探讨《素问》中的养生理论，仅仅探讨《灵枢》中的术数内容。对先秦巫医的祝由法，先秦养生理论中的房中术，我们也作了一些初步的研究。

第一章 术数、方技溯源

术数,最早见《墨子》。《墨子·节用》曰:“……数术而起与?圣人为政特无此。不圣人为政,其所以众人之道,亦数术而起与?”先秦典籍提到术数一词的,除《墨子》外,还有《管子》、《鹖冠子》和《素问》等古籍。方技,亦首见《墨子》,《墨子·迎敌祠》曰:“举巫医卜有所长……及有方技者。”《迎敌祠》记载的是守城的方法,为了守城,墨子说要举巫医卜包括有方技者的所有特长。先秦古籍提到方技一词,仅见《墨子》一书,我们认为《墨子》一书,与《论语》、《老子》一样,为先秦较可靠的三部子书,因此,《墨子》的“有方技者”一语,虽为一例孤证,也可以肯定春秋战国时已出现方技一词。

术数和方技,这两个名词的确切涵义,是直到《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才给出。按《汉志》的解释,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之类称之为术数,医经、经方、房中、神仙等称之为方技(详见本书第六章第二节)。因此,我们还是先探索《墨子》中术数、方技的涵义,随后对巫祝的祭祀内容、巫卜的卜筮方法、巫医和良医,作进一步的研究,以作为《中国方技史》的开篇。

第一节 《墨子》的“术数”、“方技”

术数、方技的溯源,我们从《墨子》一书说起。

墨子,名翟,先秦墨家创始人。大致与孔子同时,或说比孔子晚点,主要活动在春秋战国之际。关于墨子的生平、籍贯,司马迁作《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后附记:“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①这段记载确实过于简略,我们补充一些其他史料。

《墨子·鲁问》曰:“请裂故吴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②清毕沅注曰:“时吴已

① 《史记》卷74,中华书局点校本,第7册,第2350页。

② 《墨子》卷13,《丛书集成》本,0576—第156页。(0576,《丛书集成》编号,以下不再注出。)

亡入越，故曰故吴。”吴亡于公元前四七三年。墨子“至于越而教寡人”，得越王封吴国故地“方五百里”，墨子的活动时期当晚于吴亡时。又《墨子·贵义》曰：“子墨子南游于楚，见楚献惠王，献惠王以老辞，使穆贺见子墨子。”^①毕沅注：“检《史记》，楚无献惠王也，《艺文类聚》引作惠王，是。”楚惠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四八八年—公元前四三二年。墨子见楚惠王，楚惠王借“以老辞”，当为楚惠王在位时的后期。又古人五十称叟，六十称老，楚惠王的年龄应比墨子还要大点。这两条史料，都证明了墨子是春秋末、战国初人。东汉张衡说：墨子与子思同时；而子思的生卒年代，大约在公元前四八一年—公元前四〇二年。

关于墨子的籍贯，司马迁说是宋大夫，高诱注《吕氏春秋·当染》说是鲁人。《墨子·鲁问》篇，记载了墨子和鲁君的对话，毕沅作《墨子叙》释“鲁”曰：“则是楚鲁阳。汉南阳县，在鲁山之阳……非鲁卫之鲁，不可不察也。”毕沅释“鲁”为楚之鲁阳，非鲁国之鲁，毕沅的这个解释是靠不住的。楚之鲁阳在今河南鲁山，系韩、魏、楚三国交界之处。《墨子·鲁问》曰：“鲁君谓子墨子曰：吾恐齐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曰：可。”^②鲁若为楚之鲁阳，则楚之鲁阳与齐国之间还隔着魏国，这个鲁阳君何以整日恐惧齐国的攻伐呢？而齐国鲁国相邻，齐强鲁弱，鲁国的鲁君才会出现“吾恐齐之攻我也”的担忧。又韩非子说：“世之显学，儒、墨也。”楚之鲁阳在韩、魏、楚三国偏僻之处，不闻其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重镇，墨子若住此，其学何以会成为战国时的“显学”？《墨子》所记墨子的籍贯在宋，《墨子·鲁问》曰：“曹公子而于宋，三年而反。睹子墨子曰：‘始吾游于子之门。’”^③现代学者大多认为墨子出生在宋，后长期在鲁国居住。

《墨子》一书，《汉志》载七十一篇，《隋志》合为十五卷、目一卷。至宋，先后亡十九篇。今本存五十三篇，十五卷。《墨子》与《论语》、《老子》，同为我国先秦较早的三部子书，它们虽经过汉人的整理，但它们的真伪性，历来没有受到过怀疑。与《论语》一样，《墨子》一书也非墨子本人所编，而是由其弟子记录而成。《墨子》一书的《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传》、《迎敌祠》、《旗帜》、《号令》、《杂守》等十一篇文章，涉及了守城的方法、技术和防御的工具，这部分内容系墨家师徒相传的

① 《墨子》卷12，《丛书集成》本，0576—第141页。

② 《墨子》卷13，《丛书集成》本，0576—第153页。

③ 《墨子》卷13，《丛书集成》本，0576—第157页。

结果。因此,这十一篇文章的成书年代,时间跨度较长,其中有墨子守城之法的记录,也有后期墨家弟子增入的内容。

司马迁称赞墨子“善守御”,《迎敌祠》就是一篇记录墨子守城之法的文章。《迎敌祠》写道:“敌以东方来,迎之东坛。坛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长八尺者八;弩八,八发而止;将服必青;其牲以鸡。敌以南方来,迎之南坛。坛高七尺,堂密七;年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长七尺者七;弩七,七发而止;将服必赤;其牲以狗。敌以西方来,迎之西坛。坛高九尺,堂密九;年九十者九人,主祭;白旗素神,长九尺者九;弩九,九发而止;将服必白;其牲以羊。敌以北方来,迎之北坛。坛高六尺,堂密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黑旗黑神,长六尺者六;弩六,六发而止;将服必黑;其牲以彘。”^①“堂密八”,清俞樾《诸子平议》考曰:“密字无义,疑当作实。《说文·穴部》:实,深也。”^②俞樾解“密”作“深”,不通。汉许慎《说文》释“密”曰:“山如堂者。”清段玉裁注:“山如堂者,密。郭引《尸子》:松柏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枏。”^③“密”字并非无义,“堂密”是一个固定的词汇。《迎敌祠》中的“堂密八”,当不作“从山”解,而有密度之义,故亦可断句为“堂密,八”;余同。墨子的守城方法,全照繁琐刻板的“八七九六”这四个数来安排。《易乾凿度》曰:“以往六来八、往九来七为世轨者;文王推爻,四乃术数。”^④《易乾凿度》说“八七九六”这四个数,代表了全部“术数”。先秦记载“八七九六”这四个数的,有这样几处:

《管子》“五官图”载:“用五数”,“此居于图方中。”“用八数”,“此居于图东方。”“用七数”,“此居于图南方。”“用九数”,“此居于图西方。”“用六数”,“此居于图北方。”^⑤《管子》“五官图”记的是“五八七九六”五个数,应中东南西北“五方”。

《素问·金匱真言论》曰:“有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其病发惊骇;其味酸,其类草木,其畜鸡,其谷麦;其应四时,上为岁星;是以春气在头也。其音角,其数八,是以知病之在筋也。”^⑥又曰:南方赤色,其数七;中央黄色,其

① 《墨子》卷15,《丛书集成》本,0576—第183页。

② 《诸子平议》卷11,俞樾著,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218页。

③ 《说文解字注》,段玉裁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40页。

④ 《易乾凿度》,黄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页。

⑤ 《管子今论》,石一参著,中国书店影印本,1988年版,第263页。

⑥ 《素问》,王冰注,《中国医学大成续编》本,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1册,第252页。(以下只注书名、丛书名、册数、页码。)

数五；西方白色，其数九；北方黑色，其数六。《素问》亦记载了“五方”，各应“八七五九六”这五个数，“五”已处中央。

《吕氏春秋·孟春纪》曰：“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太簇，其数八。”^①余依次曰：孟夏之月，其数七；孟秋之月，其数九；孟冬之月，其数六。《吕氏春秋·季夏纪》后附带了“其数五”，这段文字可肯定为后人所窜，我们忽略不计（详见本书第四章第四节）。《吕氏春秋·十二纪》记载的“四时”，还是各应“八七九六”这四个数。

“八七九六”的涵义是什么？《周易·系辞上》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东汉郑玄注：“精气，谓七八也；游魂，谓九六也。七八，木火之数；九六，金水之数。”^②郑玄用了七八、九六注“精气”、“游魂”，说了七八、九六为五行之数，并未直接给出“八七九六”的涵义。唐孔颖达《周易·乾》疏曰：“八七九六”的涵义，其说有二。一者：“乾体有三画，坤体有六画；阳得兼阴，故其数九；阴不得兼阳，故其数六。”二者：“所以老阳数九，老阴数六者，以揲蓍之数，九遇揲则得老阳，六遇揲则得老阴。其少阳称七，少阴称八，义亦准此。”^③“以揲蓍之数，九遇揲则得老阳。”孔颖达说：揲蓍时，得余数九，则谓老阳；得余数六，则谓老阴。我们不管孔颖达如何用老阳、老阴、少阳、少阴注九、六、七、八，而只须注意《迎敌祠》关于“八七九六”的记载全同《吕氏春秋》。如果说《管子》、《素问》的成书还有些争议的话，《吕氏春秋》成书于先秦是没有疑义的。所以，记载了“八七九六”这套术数内容的《墨子·迎敌祠》，作为先秦的著作，应是可以肯定的。

墨子成为“世之显学”，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墨子信鬼神。《汉志》曰：“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④清庙，古之宗庙，也是古代祭祀的地方。如淳注：“右鬼，谓信鬼神；”非命，“言无吉凶之命。”班固说墨家出于古代宗庙，信鬼神而不言吉凶之命是其特征。二、墨子善“技”。墨子与公输盘比“技”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墨子·公输》曰：“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盘……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

① 《吕氏春秋》卷1，吕不韦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

② 《郑氏周易注》卷下，《丛书集成》本，0383—第48页。

③ 《周易》卷1，《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页。（以下只注书名、丛书名、页码。）

④ 《汉书》卷30，中华书局点校本，第6册，第1738页。